

男人四十

□王惠来

诗歌

烟雨

□章晖

天空如簸箕上的蚕吐丝
毛毛的,柔柔的
白色的鸡蛋花,紫色的长春花
连成绸缎上的花纹
含笑一露齿也飘出甜甜的香

没有人说树上的蘑菇走错了路
也没有人知晓高耸入云的楼宇
过着怎样的生活
走在烟雨中
其实伞变得可有可无

几个穿蓝色校服的小女孩
在雨中奔跑
马尾辫飞扬
仿佛一匹匹脱缰的
马
回归了草原

那天,我拎回一条鱼

□曹启正

那天 在菜市场
我花十六元钱买了一条鲤鱼
档主熟练地用刀背敲晕了鱼头
刮去鱼鳞 切开鱼肚
冲洗血污 用塑料袋打包
整个动作娴熟 血腥
不亚于电视剧上演的一场凶杀

我拎着打包好的鱼
开始盘算着清蒸还是红烧
其实 鱼已死过一次
清蒸还是红烧
它已管不了人间的喜好和冷暖

最后端上餐桌的鱼
安详地看着我
眼里不知是泪还是忧伤
当餐盘里只剩下鱼骨和鱼刺时
我忽然心生怜悯
十六元钱
就买断了它的青春和一生跳龙门的
梦想
以及它的生命

这天,是个节日
我心里好像有好多话要和鱼说

保持飞翔的姿势

□韩晚光

我起了飞翔的念头
做出了飞翔的姿势
大海辽阔无边
天空浩瀚无边
却不能像一只鸟般在空中挥动翅膀
甚至也不能像一条鱼般游弋于大海
被寄托的冀望
像一块块礁石
任凭惊涛骇浪的击打
也无动于江湖……
但我想保持飞翔的姿势
只要理想的信念再大一点
风吹来的速度再快一点
我一定会迎风飞翔

都市

那天一大清早吕彭打电话来,支支吾吾的,我最后才明白:他想借我的车回湖北老家办小儿子转学的事,让我午间把车送往富民工业区。

若非特殊情况,我一般会避开富民工业区路段。镇上人都知道,在浅水湖桥两岸附近,也只有富民工业区这条路,每到上下班高峰期,在它的入口及中间路段满是触目可及的熟食餐车、拉客摩托、还有卖青菜瓜果和兜售日用品的流动小贩。他们星罗棋布地盘踞在道路两侧吆喝。个别摊档小贩在和顾客激烈地讨价还价,几乎侵占了半条道,车来车往险象环生。尽管我将汽车的喇叭按了又按,他们仿佛麻木了,不紧不慢地挪了挪,特别是一个戴红色球帽在卖水果的女小贩嘴里嘟囔着。我隔着车窗都能感受到她的不满。直到我的车轮小心翼翼通过,安全前行至32号铁皮厂房大院,我才大大舒了一口气。

我怎么也无法理解当年的工友吕彭就在这样的环境中上班。那个意气风发、天生傲骨、个性极为挑剔的他,为什么会跑到这个糟糕嘈杂的工业区上班呢?听说也仅是一个部门小管理。这个工业区除了一间较大的油墨厂,其他铁皮厂房居多,有些铁皮厂房只能用破烂

不堪来形容。不过,镇上人们知悉这边的厂租便宜,一些技术含量不高的制造业小老板,是会优先从成本考虑而租用这边的厂房。

我在一个角落找到了停车的位置,刚好看到不远处那个独立的铁皮厂房,低矮门口竖了块蓝色的、锈迹斑斑但还能认出字体的牌匾:中山市港口镇XX制品厂。

我走出车门,一条被铁链拴着的老狗在墙角腾地站了起来。我以为它会扑过来,或是狂吠,然而它没有,只是呜呜两声,两眼茫然地望着我,又缓缓地躺在地下,盯着空空的狗食盘发愣,脖子被拴着的铁链勒出了秃毛的疤痕,让我瞅见心头微微一颤。

我快步走向铁皮厂房车间。注塑机开锁模噪音和顶针板咣咣声震动着耳膜,还有塑胶料在注塑机炮筒热熔的胶味,不断随空气飘扬在四周。我莫名其妙地深吸了一口,还是那熟悉的味道。继续往前走时,我耳边传来了严厉的责骂声:“你脑袋进水啦?第一天入行啊?这损失你来赔么?像块木头站着干嘛?不想做就辞职啊……”

我一眼就看见了被斥骂的就是吕彭。只见他耷拉着头,面红耳赤地默默和一个女工人在捣鼓着工作台上的塑胶件。而训斥他的,是一个戴眼镜约摸30岁的青年人,穿着一身合体的品牌T恤,搭配修长的西裤,还有帅气的发际线。本来一张年轻俊朗的脸,却因为生气扭曲变得冷漠僵硬。

我忍不住上前插话:“怎么啦?”眼镜青年愣了愣,惊讶地问:

“你是谁?”吕彭见到我马上眼睛掠过一丝激动,有点手足无措地说:“我、我以前的上司,我请他过来指导、指导。”眼镜青年狐疑地把我上下打量一番,刚想问话,手机却突然响了,他转身跑进车间外去接听。

吕彭见眼镜青年离开,尴尬地对我挤出一个笑容然后说:“那个,是我的老板,这台机做出的两箱胶件变形,品管部质检员发现问题严重,汇报老板过来看。”

我关心地问:“胶件变形原因找到了么?”

吕彭声音低沉地回答:“模具冷却运水没开,模温过高导致胶件变形。”

我一听有点恨铁不成钢:“这不科学啊,你是注塑行业的老师傅了,怎么有这样的低级错误……”

吕彭沉默无语,脸色红一阵白一阵,似乎羞愧难当,他红着眼睛,嘴唇抽了抽,似有话却说不出口。

我忽然发觉自己说得有点不对,如今我不是他上司了啊。我回神过来,匆匆将车钥匙交他手上说:“吕彭,车在门外左边,借你开回乡下几天没问题,我不是你厂员工,不方便打扰生产,先走了……”说罢,我急急匆匆地走出车间大门。

吕彭再次打电话给我,是当晚十一点的时候。他在电话里近乎请求地重复说明天就要回湖北老家,现在请我出来坐坐,聚一下。拗不过他,我们约了在港口的“老六牛肉馆”吃夜宵。

到牛肉馆时,吕彭已经在一张桌旁坐着等我了,而且桌面已经点

了几个小菜和一瓶白酒,同时有个小伙子也在场。吕彭见我显然很兴奋,介绍说这是他表弟,今晚帮开车,我们尽管放心喝酒,说完,他就拉我坐下后,开了瓶白酒,为我俩的酒杯倒满酒。吕彭一饮而尽,我却仅能小啜。记忆中,我们还是同事时他不喝白酒,眨眼快七年了,这天是分别七年后第一次见面。期间我们仅靠电话或信息保持联系。七年未见,感觉吕彭瘦了,变得不修边幅,满脸络腮胡,眼神也没有了当年那神采和自信。

看着熟悉又陌生的吕彭,我顿时感到一阵心酸。有时,人最大的伤感,是看着自己一手栽培的人或物破碎了,却无法粘补。

七年前,我和吕彭同在塑胶厂工作,那时我是他的主管,他是调机领班,技术好,人也灵活,只是脾气有点臭,不管有没有理,经常和别的工人争得面红耳赤。记得他当年豪言壮语说要去外面闯。我没有很强烈地挽留,只是勉励了一番,叮嘱他到外面要稳重一些,要沉得住气。

几杯白酒下肚,吕彭话匣子如炒豆般爆开。他自饮自说,我偶尔点头表示在听。才得知自他离开和我一起共事的厂后,现在上班的已经是第三家厂了。4年的工龄,比前两家厂做得久,只是老板也不是省油的灯,刻薄暴戾,现在一个人做着曾经两三个人的工作量,工人也不好招,今天犯错也是忙不过来忘了注塑流程而被训斥。他说很羡慕我,改行了在其他行业同样赚钱风光。

我欠母亲一声“妈妈”

□张锐权

素的肌肤,清凉地舒展我们一丝一缕的美梦,在当时的乡村农家里,是相当惬意相当满足的生活的一部分。睡着睡着,朦胧间我忽然被几声怪叫声吓醒,我睁开眼睛时,只见几头“庞然大物”在院子里正向我们走来,直吓得我大叫:“妈妈!妈妈!妈妈……”原来是邻居养的几头猪,“闯”进我们家的院子,我当时十分害怕,想叫醒妈妈把我藏起来。可是我叫了十几声妈妈,她也没听见,我慌张地伸出小手用力去推熟睡中的妈妈,她醒了,看着慌张的我问:“这么快睡醒啦?怎么了?你慌什么?”我指了指屋外的“庞然大物”,她一看,微笑着对我说:“孩子,不用害怕,是隔壁李伯伯家的猪,我赶走它们吧,你看着妹妹一会儿哦。”她放下熟睡中的妹妹,拿了一根小竹竿,一个箭步过去,连喝带哄地把那几头肥猪赶回了邻居李伯伯家……这件事一直投影在我的记忆中,烙印在我的小心灵里。

自从那天之后,不知为何,我不敢再叫母亲一声“妈妈”,但已将母亲当成自己的保护伞,有什么难事或者害怕之事,总希望母亲第一时间在我身边,为我遮风挡雨。母亲,在我眼中既是美丽的化身,又是英雄的化身!

在我懂事之后,我才知晓母亲的耳朵是半聋的,平时叫她是听不见的,要走到她身边,大声地说话,她才能听得见。后来慢慢觉得这样的交流方式很麻烦和吃力,而且在公众场合与她这样的大声说话交谈,许多时候都觉得尴尬。随着我身心的成长,后来想到,比起她养育我们的艰辛和吃力,我们感觉与她交流的“吃力”,又算得了什么?

我十岁左右,经常生病,每次都是母亲骑着自行车载我去卫生院看医生的。有一天,在她载着生病的我去看医生的半路,我想呕吐,想叫一声母亲:

“妈妈,停一下车!”可是,“妈妈”两个字刚涌出嘴唇,又溜回咽喉,吞回肚肠。于是我伸手轻轻扯了一下她的衣角,大声说:“停一下车,停一下车!”……次日早起,病好了,我便愉快地想跟母亲说我病好了。母亲正在厨房里全神贯注地做早饭,不知道我已起床,我走到她身旁,很想说:“妈妈,我的病好了,今天精神多了!”可是,“妈妈”两个字正脱口而出之时,内心有一种别扭的感觉,犹豫了两秒,又吞了回去。于是伸手轻轻拍拍她的手臂,她回过头来:“唉,孩子,这么早起床了呀,好些了吗?”我对她大声地说:“我的病好了,今天精神多了,所以早点起床吃你做的早餐!”……

轻轻扯一下她的衣角,轻轻拍拍她的手臂,一直是我跟母亲沟通交流前的一个动作,虽然“拉近了”我们生理上的距离,却在无形之间,仿佛隔远了我们心理上的距离。因为母亲是明白的,我这样接触她的一个动作,代表了我叫她一声“妈妈”。这么多年来,她习惯了她的这个“习惯”。而今天,已成家立室的,渐渐觉得这个“习惯”越来越不习惯,却依然“习惯成自然”,没有勇气去大声对她喊出一声“妈妈”。

偶尔与朋友或亲戚拉家常,我说起自己的母亲时,总说“我妈妈”近来怎么样怎么样,而在家里面对母亲时,我却没向她叫过一声“妈妈”。或许,性格倔强的母亲从来没有怨我什么,也没有怨命运带给她的先天缺陷,她外刚内柔,不妥协于命运,坚韧地面对生活,她永远是我心灵依靠的英雄,永远是我生命中的第一位老师。而我欠下她的,是永久还不清的恩情和青春。

斗转星移。随着时光的脚步,我已在岁月之轮里,转了三十多个春秋。年近六旬的母亲鬓角已现雪花,君不见



风铃

我是一个喜欢诗意的人,花草树木,虫鱼鸟兽,一山一水,点点滴滴,总能触动我心中那最柔软的部分。常言道: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。一个不会仰望星空的老师,不是一个好老师,而在星空中最璀璨的一颗星星就是诗歌。

诚然,星空中最璀璨的星星,就是我们的孩子。我们为灿烂属于自己的星星,能够在星空里健康成长发光,终究在生活的大千世界里照耀生命,留下我们付出了青春与血汗的轨迹,而感到点滴的欣慰与骄傲。当中的滋味,除了酸甜苦辣咸,还有一种说不出的味道,让我感到为人父母,亦为人子女,我又何尝不是自己父母的孩子?念及此处,念及母亲,心中一酸,眼眶湿了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,我出生于小榄乡村的一个农村家庭,家境比较贫穷。父亲从来沉默寡言,从小到大,他一方面为了谋生而比较少陪伴我成长,我对他心生间距,敬而远之。而母亲,天生耳朵半聋,不识字,却勤勤恳恳,任劳任怨,为我付出了许多。我自小体弱多病,是母亲含辛茹苦地将我和妹妹俩拉扯大的。母亲的辛苦,母亲的爱,只有自己的孩子明白,勤恳劳动、任劳任怨的她,从来不图我们对她有什么回报。我们欠她的,何止养育之恩啊?!

记得我还未懂事的时候,大约三四岁时,有一天夏天的中午,午饭时,母亲抱着刚出生几个月的妹妹和我一起,躺在铺垫于大厅红介砖地面的席子上午睡。厅门敞开,席地而睡,这样睡觉,任门外的南风沐浴我们朴